

試從拉納「先驗啓示」的視野看西部民族的創世觀

王 偉 (布依族)

先民的靈魂已歸向上主，先民的身軀已化成泥土。面對著先民留存下來這神聖而富饒的土地，我們在思索：在數千乃至數萬年前，先民是怎樣認識世界？各民族的先民憑著智慧創造了獨異璀璨文化的同時，也給後世遺留下來了宇宙萬物來源的「系統意識」，即口傳下來的萬物形成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本著聖經「將自己的正義啓示給萬民」（詠九十八：2）和「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萬民」（詠九十九：6）的原則，縱觀各民族先民的創世觀，不難看出先民是在一個「先驗條件」（天性的認識能力）下認識世界。

布依、苗、瑶族同屬西南，哈薩克族則居西北，因其創世觀較接近，本文擬從這幾個民族對天地萬物來源所共識和卡·拉納「先驗啓示」的視野來探索這些民族先民的創世觀念，以先民及思維的發軔。創世之前，先民認為宇宙是混沌的，創造之後，先民的思維是空白的。唯有通過啓示，先民才能通過超然力量的作用認識宇宙。啓示的信息通過先民的感知和體驗，思維運轉了，用拉納的話說即「精神轉向」。從而獲得啓示所給予人類的新的知識——唯一真神創造了萬物。「人類實在是有一種對天主知識的先驗條件。」（註一）

但是，先民在獲得「神的自然知識」之初，也 依六：〇）

是一種「自然證明」的簡單解釋，所以先民最初無法尋求證明創世的目的。除了內在的原始認識觀念之外，基本是人類童年對外在自然的折射。先民的思維不過「如此」，而且在啓示功能與理性思維混雜中不知所措。作爲人類童年，先民儘管心扉向神開放過，也不可能憑著直觀立即認識神的目的。聖經上指導說：「你們去對這民族說：『你們聽是聽了，但不明白，你們看是看了，卻不理解』。」（

與拉納的「先驗啓示」是不謀而合的，請看下表：

民族

口傳作品

漢譯出處

天地成因

布依族	《造萬物》	《民間文學資料》	創世觀
	《盤果王》	《布依族文學史》	創世觀
苗族	《開天闢地》	《中國少數民族神話匯編》	創世觀
	《盤古》	《民間文學資料》	創世觀
瑶族	《密洛陀》	《中國少數民族神話匯編》	創世觀
哈薩克族	《迦薩甘》	《民間文學資料》	創世觀

不言而喻，先民在接受了啓示後，才能在「體驗」的感知中「昇華」作出相應的「反應」，接受天主的知識，接受宇宙來源這種合目的秩序安排；也就是說，這些民族先民的心靈苗圃都曾受祂雨露（恩寵）的滋潤。「神只能啓示所能聽見的東西。」（註四）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這些作品的敘述：

布依：《造萬物》：「從前古時候，古老那些年，世間沒有地，世上沒有天，沒有天和地，只有清清氣．．．布領來造天，他是哪個生？布領來造地，他是哪個養？」「紅綠光之前，布領本無源．．．哈了三口氣，天地兩分開，哈了三口氣．．．。」

《盤果王》：「他用鞭一揮，上浮者爲天，下浮者爲地，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山川河流，天地從此就開拓出來了．．．。」

苗族：《開天闢地》：「和公達老公，吐了三泡口水，一泡造成人神，一泡造成蟲蟻，一泡造成天地．．．。」

《盤古》：「天翻地覆是盤古弄正，造天制地是盤古來造．．．。」

瑶族：《密洛陀》：「密洛陀站在宇宙邊，叫上緣變天，叫下緣變地．．．。」

哈薩克族：《迦薩甘》：「迦薩甘創造天地後，就用自己的光和熱製造了太陽和月亮。」

還有納西族的《依格賽格》、哈尼族的《奧色密色》、傣族的《開天闢地》等都敘述了天地成因均爲「創造」而來。由於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舉例了。這些創世的敘述，是先民「先驗」（傾聽和理解）中的認識和記錄，無不明確地體現了神創造萬物的真實過程。這就是這些民族先民接受啓示後的思維產物，也是先民的傳承在「先驗」的基礎中獲取「自然知識」，更是天主不同程度地啓示與流露自己的救恩計劃。真是令人驚嘆！上面所列出的六篇中，關於天地萬物的成因都是創世觀，即神創造萬物的經過，它在布依、苗、瑶、哈薩克等幾個民族的宇宙形成中，較有典型「先驗條件」的相似性，

也是比較能體現這些民族先民在啓示中的思想觀念，而這種觀念的相同性決不是偶然的。

從此可見，原始初民接受了神的知識，也就是說先民的「感知」和拉納的「先驗條件」是極爲吻合的。不同的是，前者是直觀的思想產物，後者是系統的神學結晶，兩者都具有啓示的功能和共識。只不過前者是樸素而單純的創世觀念。

從「智慧協助造化」（註五）上看，創世前，天主在穹蒼之外，他造了人類之後，啓示就臨在人類的歷史長河裡，他的啓示通過人的「時間中折射」，在人的自然理性光照下去認識他，因而這些民族對神的理解時，神的智慧成了人類人格化的產物，也就是先民對神的真、善、美親合中的「群體定式」。這很可能是創世觀作爲一種「前文化團」普遍流行於世的原因。拉納認爲：「作爲人的存在之可能性對主的啓示的傾聽能力，正是這種在之可能性才從根本上構成人的完滿展開的本質。」（註六）基於這一點，拉納利用豐富的本體論、認識論、新邏

輯思維的神學體系爲人的實實在在的「在」開拓了一條「人可能內在接納」的新途徑，他認爲：「只有在歷史中，我們才能夠找到救贖，只有在歷史中，才能從天主聽到可能的啓示。」（註七）我們可以設想先民是在「模糊——傾聽」中達致對世界來源的詮釋。

「天主在自我通傳中啓示自己。」這是拉納的另一核心，他指出：「宇宙是天主的啓示，藉著大自然的啓示，在人類歷史的啓示。」（註八）而布依、苗、瑤、哈薩克等民族創世觀所反映神創造萬物的真實性，也就是在「歷史性的神啓示」的事，這些口傳作品代表了文字出現前人「在」在這段「歷史」，先民對宇宙的所有思想也繫於此。這就使先民當時的歷史敘述變爲先民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並將其傳給後世萬物形成的整個原因和過程。這裡如果先民沒有對天主的知識有一先驗條件，是不可能將這一「創造過程」的「系統意識」維繫至今。「知識的架構超越時空並隱喻這些問題的答案。」

(註九)

「從前古時候，古老那些年，世間沒有地，世上沒有天，……布領來造天……哈了三口氣，天地兩分開……」先民在這先驗條件知道以前的宇宙是混沌一片，是在布領「哈氣」後而形成的天地萬物，這說明了先民當時的思想觀念上有一位大能者的印象，而且認為大能者就是萬物的根源。這和聖經給我們啓示中天主造了萬物如同一轍。

「和公達老公，吐了三泡口水，一泡造成人神，一泡造成蟲蟻，一泡造成天地。」這樣對以前「感知」的敘述，在現代人看來「創造程序」似乎顛倒而又「荒誕」，其實並非這樣，它是當時實行的語言方式。或許是因苗族古歌的韻文體所致，這是無可非議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歌中敘述了「造神」一詞，在其他民族的古歌中是很難見到的。

「密洛陀站在宇宙邊，叫上緣變天，叫下緣變地。」先民認為一幅浩瀚紛沓的「宇宙」在創造者面前運行，並在他的指揮下有規律，有秩序地形成

天體。

「迦薩甘創造天地後，就用自己的光和熱製造了太陽和月亮。」先民藉著先驗條件意識到天體的形成是神創造的，並與自身具有的光和熱製造了太陽和月亮，放出光芒照耀大地萬物，這種隱喻或象徵，又一次符合聖經啓示中，「天主對人類的無私施予。」

綜上所述，布依、苗、瑤、哈薩克等民族關於萬物成因完全基於「創造」而來，這潛在著先驗在理性思維中的光芒。用拉納的話說即是「象徵而實現」的。它是先民在「先驗條件」下對世界來源的真實敘述。我們可從中國各民族先民對神的敬仰以及數千年的文化比較上看傳承的「系統意識」。無字民族對創世觀念的傳承，較有字民族更能完整地保留先民「原始思維」的種種構體。因為有字民族由於受古代文字符號的制約，文字留存的「神話」破壞了先民原始思維的完整結構，加之有字民族依附於文字的記錄，使先民在「先驗條件」下的「原

始思維」活形態在「搜集——整理」(不否認在此過程中附加「現世」色彩)中不同程度地變異乃至「面目全非」。而無字民族卻反之，他們多注重原

型文化的留存，這個「原型」又是先民「先驗」的活形態，保留著原生型的許多思想，這就促成了這些民族創世觀念永久傳承的魅力，具有著先天以至後天的無比優厚。因此，這些民族的創世觀與有字民族的「陰陽」、「氣」化生說和「純進化論」是判然相別的。這就是先民在「先驗條件」中獲取知識的結果。儘管先民對「創造」很模糊和神人格化的差異，但其中蘊含的創世觀念以及「創造者」行為彰顯出來，其「先驗」的功能是不可否認的。拉納解釋道：「在人對神的真正啓示的期盼認為沒有實現的地方，很容易從其自身產生相似的替代形象。」它隱喻著人類尋求「終極原因」的答案。

對於各民族先民創世觀以及對神的認識上更多更好的探討，若從拉納的「人學」的「內在化」去探索，無疑是很有意義的，當然這是神學工作者的

事，限於本人文化淺薄，也只能作個粗淺的理解。「聖善的苗裔將從這餘幹產生。」(註十)天下各族都在他的召喚中歸於他的國度。

註釋：

- 一·《神學論集》63號，頁15。
- 二·《如何在現世與主相遇》(美) J.J. Mueller, SJ 著，周太良譯。
- 三·《聖言的傾聽者》拉納著，朱履冰譯，頁127。
- 四·同註三，頁128。
- 五·《依撒意亞先知書》第六章22至31節。
- 六·同註三，頁10。
- 七·同註一，頁21。
- 八·同註一，頁121。
- 九·同註二。
- 十·《依撒意亞先知書》第六章十三節。